

七十年代初，一批知识青年
插队到偏僻山村碌碡湾，他们的
热情逐渐被这里的荒凉、贫困、
愚昧、落后冷却，随之而来的是
迷惘、困惑，于是演出了幕幕悲
剧、喜剧、恶作剧。然而，青年
人永远是人类文明的希望，他们
在荒谬艰难的时期，在抗争、在
觉醒，最终则是思想与道德的升华。

● 王
钟
／ 著

月偏时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王 钟 / 著

月偏时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月偏时 / 王钟著.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6
ISBN 7-5306-4425-4

I. 月…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60728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21.25 插页 2 字数 477 千字

2006 年 2 月第 1 版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3000 册

定价: 31.00 元

上卷



金山县三湾公社因碌碡湾、碾子湾、响水湾而得名，公社所在地是三湾中间一湾——碌碡湾。碌碡湾西南有座山，叫龙山，九十九条小河汇集在龙山下。大跃进已近尾声的时候，上千名民工在此修了龙山水库，据说配套工程未完，从那以后上游得益，下游遭殃。有人说，如果当初不是外国人“卡脖子”，不撤走大鼻子专家，水库圆满竣工，这儿的繁华热闹将不次于县城金山镇。

如今碌碡湾依旧荒凉，十年九旱，湾前的伤心河九曲十八弯，每每发出悲凉的抽泣，只有十年一涝的时候，它才欢快地唱起歌儿。

湾里人的祖辈给他们选定了最适合居住生息的位置，村前是大片农田，农田前是伤心河，村后是连绵起伏的沙丘和山冈。南面的河与北面的山把碌碡湾圈闭起来，前几年才在龙山口修了一条弯弯曲曲的盘山土道，汽车能顺着山道盘旋着进湾和出湾，人们有幸认识了汽车。据说很多老年人一生没出过湾，只晓得寒来暑往，忙着秋收冬藏，至于火车是站着走还是爬着走、电灯点的是什么油全然无知。

不久前，碌碡湾五队接纳了县城来的二十多名知青，公社干部说他们是来接受湾里人再教育的，他们不懂什么叫再教育，好奇地围着这些奇男淑女，好像围观这几年公社引进的洋马洋牛。不久，他们就熟悉了这些城里人的穿戴和模样，说这些城里人和咱湾里人没尿太大的区别，知青们对碌碡湾的好

奇却远远超过他们，大有宇宙洪荒之感。现在是旧历二月，天气寒冷，草木衰败，土地裸露，不知几许高寿的几株大树只剩下瘦骨嶙峋的骨架，村后的沙丘和山冈荒凉而深邃。特别是每当夜晚，知青像村妇们一样点起那光形若黄豆似的煤油灯时，憧憧人影奇特的高大，恐怖与神秘来临，难免让人联想少有光芒的世界是否真有上帝神仙、妖魔鬼怪、天堂地狱和不能自我的命运。

有位别人叫他大进士而真实姓名叫姜棋的知青，对龙山、碌碡湾、伤心河这些名字十分好奇，私下说，要考证为啥叫伤心河。

时下是湾里人平整土地的季节，活儿很累，北方的风又那么硬，大家拿着铁锹铲着大小不等的土坷垃，扔过来铲过去，累得两臂酸痛，胯骨也不是滋味。

领工人姚老九吹响了中歇的哨子，二十多名知青和一些男女社员呼啦一下子散开，各自找个合适的位置休息。

知青中有兄弟二人，李大林和李小林。兄弟俩虽然仅差两岁，但哥哥大林给人的直观印象是早熟、深沉，使你永远也摸不透他在想什么；小林则是一张娃娃脸，鼻孔下面偶尔挂着顽皮的孩子才有的两行鼻涕，与人共事却是坦荡，话一出口，就会让你知道内心装着一个什么样的天地。

大林瞅着弟弟小林，那瘦小的身躯在乍暖还寒的天气里瑟瑟发抖，心里一阵酸楚，似在自问：“难道这就是我们兄弟人生成熟的归宿吗？”他内心复杂，情绪灰败又不甘心，他企盼苍天能赐给他发迹的机遇。

今天中歇的时间似乎比每天长一些。刚才，知青负责人、和



大林一起插队的同学,也是大林最好的朋友白云飞利用休息的时间给大家宣读、讲解了两份县里层层下发的文件。大林佩服白云飞理解上级文件精神深度,也佩服他演讲的口才,可是,白云飞讲得越精彩,大林心里就越反感。他心里十分清楚地知道这种说不出口的心理缘由。本来才学不相上下,仪表各有千秋,都是班干部,都是女生眼睛追逐的目标,然而,有那么一天,大林的父亲被人揭发是潜入革命阵营的国民党特务,虽然直到今日未做出最后结论,但早已免去局长职务,接受没完没了的审查。时间不长,他的学生干部就被悄悄地撤了,那原因当然谁都清楚。他曾十分自强,不相信厄运永远罩在自己的头上,做过许多努力和尝试,却都失败了,在学校里再无往日的辉煌,一些很好的同学对他也开始躲躲闪闪。

高中毕业,上级号召他们“四个面向”,他知道,除了面向农村外,其他三个面向绝对与己无缘。尽管如此,他认为这是重新塑造自己的机会,于是他很积极地动员自己的小弟和他一起插队来到这个僻壤山村。然而,走上社会和在学校的并无差别,二十多名男女同学在推选知青负责人时连他的名字都没提到。他干活使出了百分的力量,累得半死,贫下中农只说小伙子身体好、干活卖力气。最让他心里堵得慌的是经常来他们宿舍的那位天使般的、在校时被人称为校花的周紫玉,她几乎每天都来,可大都是来找白云飞的,使自己神经兮兮地直冒醋意。他常常告诫自己,不要去想她,不要去看她,可越是这样,眼睛越不听使唤,干活的时候,总是不自觉地往她那儿瞟。

他们同校不同班,去年暑假,她被三个用红卫兵袖标当面罩的人截住,胁迫她和他们玩玩。尽管她天不怕地不怕,但无论如何抵不住三个流氓六只手,一阵激烈的抗争之后,周紫玉仍

被按住。危难之时，白云飞赶到，怒斥歹徒。三个流氓气急败坏，大骂白云飞多管闲事，周紫玉趁机挣脱魔爪，与白云飞站在一侧，形成二比三阵势。三个流氓虽未得手，却给白云飞右腋捅了一刀。绝对是为这事，插队报名时，她执意要和白云飞及几个率先报名的男生来全县最封闭、落后、贫穷的碌碡湾。白云飞说你们女生麻烦事太多，我们只要男生。她不仅天生丽质，且大方直爽，当着几位同学的面儿点着白云飞的头说：“都什么年代了，你们还小看女生，我绝不比你们差！”白云飞说：“我们到农村去是要干番事业的，并已说好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能做到吗？”紫玉说：“若我有难不需你们同当，要是你们有难我定会同当，你们信不信！”

插队后，白云飞与她、钱书君同被选为知青正副负责人，团支部也由他们三人组成。说不上从哪一天起，大林似乎明白，她只能和白云飞有福同当、有难同享，他忌妒。

开工的哨子一直没响，大进士姜棋拿着一个笔记本，不时地用口中的哈气去暖化手中的钢笔，记录他方才听到的第二个关于伤心河的传说，说伤心河是荷花仙女的眼泪……

姜棋写字的时候，有十几个人围着知青于天宝。天宝是有名的机灵鬼，也有人说他是活宝，不知他在炫耀什么，竟能吸引这么多人，大林不想让别人看出自己近来灰败的情绪，和许多人一样，也凑了过去。

于天宝在给姚老九摸脉。姚老九是村民推选的打头儿的，也就是干活领班，知青称他为工长。只听天宝煞有介事地说：“姚工长是消化系统有毛病，也就是肠子呀、肚子呀有毛病，导致营养不足、体弱无力。另外，你神经系统也不好，比如，失眠、健忘等，白天恍惚没有精神。”姚老九十分兴奋，虽然城里人说



话咬文嚼字，不像湾里人说话那么明白，但确是这么回事。于是，姚老九也尽力文绉绉地说：“于知青说得真是不错，好几年了，我经常是夜里睡不着觉，白天没精神，你说我该吃点什么药呢？”

“我看你是娶不上老婆愁的吧！”一个大家叫她皮二嫂的中年妇女插嘴说。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待人们笑过了，天宝才说：“好办。不过现在我身上连支笔也没带，药方开不成，晚饭后你到我的宿舍，我一定给你写个药方。”

天宝的话让大家震惊，甭说村民，就是知青们也不知道他会给人看病，会给人摸脉，会开药方，能让村里的领导信服得五体投地。

人们听过天宝的高论，唏嘘一番，又有皮二嫂、锁柱子等人也要让天宝给摸脉。这时，姚老九干活的哨子响了。

天宝能糊弄别人却骗不了大林，大林想，湾里人真是好糊弄，肚子都填不饱的小伙子白天哪里来的精神？皮二嫂说的才是真话，已过婚龄的男子汉夜晚岂能睡得安稳？于天宝怎能写出治愈此病的药方？

只有三点半钟，姚老九就吹响了收工的哨子，社员们争先恐后顺着田间小路朝自己的家奔去，甩在后头的是这些还不太适应湾里人多年形成的冬季作息习惯的知青。他们讨厌做饭，也犯愁如何打发晚餐后的时间。

白云飞和周紫玉并肩走在后边，大林的眼神又情不自禁地瞟了过去，不知他们在谈什么，但能看出他们谈得十分投机。

湾里人吃罢两顿饭的时候，还不到五点，姚老九赶早来到了

天宝的宿舍。

天宝、大林和白云飞三人住一间宿舍，在队部的院里，是他们来碌碡湾以后，现腾出来的农具仓库。

白云飞见姚老九来了，合上日记本，拿着白天在地里给大家宣读过的那两份文件，说到胡队长那里有事要办，匆匆地走了。大林躺在行李卷上看书，礼貌地坐起来，为突然光临的生产队领导让座倒水，然后无所事事地坐在白云飞方才坐过的那只木凳上。

姚老九落座，直截了当地和天宝说：“于知青不是说晚饭后给我写个药方的吗？”

天宝笑嘻嘻地说：“开了药方您还得张罗买药，有些药是很贵重的啦。我想工长不是别人，是我们的领导嘛，治这种病我有祖传秘方，也有配好的药，送您几包算了。”

姚老九高兴得不得了，说：“那就更好了，贵重药咱还真买不起。”

大林坐在一旁听二人对话，尤其见天宝那滑稽骗人的神态，觉得实在无聊，想到外边走走。这时，他见白云飞合上的日记本放在写字桌的一角。

白云飞有写日记的习惯，无论再忙再累，他也要写日记，有的纯粹是流水账，诸如今天做了什么事情，见了什么人、吃的什么饭都记在日记本上；有的是时事政见、读书心得、给人写信的底稿；有的像是随笔杂文。

白云飞的日记本从不让别人看，有一次于天宝翻了几页，白云飞差点和他翻了脸，平时总是锁在自己当写字桌用的一只木箱里。今天，肯定是匆忙中忘了收起来，大林好奇地翻了两页，读了几行，竟然失色。他急忙合上日记本，看了看天宝和姚老九，见



他们没有反应，便悄悄地装进自己的上衣兜里。

天宝和姚老九还在谈医病的事儿，天宝一本正经地打开自己装衣物的提箱，拿出一个书包，取出不知什么时候准备好的几包药末，递给姚老九：“这几包药工长先用，早晚各一包，白开水送下，三天后你再来找我。”姚老九喜笑颜开，郑重地接过，五官无处不显谢意，那样子实在好笑。接着，于天宝又天南地北地扯起中医如何望、闻、问、切，什么是寸、关、尺脉，弄得姚老九不知天高云淡，一边称赞于知青有学问、懂医道，一边感恩戴德。天宝也晕乎乎、飘飘然，真有救死扶伤、治病救人以后那种感觉，并十分自得地问道：“公社和大队不是有卫生院和合作医疗站吗？”姚老九说：“这些人没尿能耐，不管大病小病顶多给两个白药片片吃，比起于知青差得远呢！”天宝又问：“这三湾就没有个走村串户的乡医郎中吗？”姚老九想了想说：“四队有个李拐子。岁数大点的人都说他会看病，其实是挂着看病的幌子搞封建迷信，当年找他求签问卜的人不少，在‘破四旧’、‘斗批改’时都是被管制的坏家伙，就是现在也是个坏分子，像咱这样的铁杆儿贫农咋能和这种人打交道呢！”

李拐子引起天宝极大兴趣，像搞调查似的追问起他的身世来。

大林眼睛看着他们，心却在那本日记上。他想把日记本放回原处，或者替白云飞保管起来，又想找个地方认真地看一看，因为日记中的内容强烈地吸引着他。最后，他还是决定看一看。便说：“你们谈，我到小林那儿看看。”

大林并没有去小林的住处，他顺队部西侧的小树丛向南走去，越过一条大坝，坐在一棵歪头柳树下面，拿出白云飞的日记翻了起来，一段文字映入眼帘：

1970年9月4日，阴，早晨，和同学商议插队的事。毛主席曾说要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藏在党内，我觉得林彪就像这样的人物。不是吗？“四个伟大”、“最最敬爱”、“万寿无疆”不都是他创造和运用在毛主席身上的吗，不过是为了抬高自己，藏着祸心，不信就等着瞧吧……

大林又翻阅几页，此类文字不止这么一段，他合上日记本，伴着一阵心跳，一个念头油然而生：也许这是苍天赐给我发迹的机遇。

大林急忙装上日记本，起身顺着大坝无目的地向前走去。他回忆起和白云飞相处的日子。他遭到别人白眼的时候，白云飞没有瞧不起他，就是插队以后，白云飞指名要和自己住一个宿舍，如果把这本日记上交，是不是对不住朋友？是不是不道德的卑鄙行径？

他对近几年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好多事情进行了思考，慈善的父亲一夜醒来就被人揭发成有历史问题的人，被削权解职，而揭发人却因此而受到重用。班主任老师曾经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当他戴上反动学术权威、走白专道路典型的帽子时，他的妻子竟大义凛然走上批判台。什么是道德呢！然而，他一时还是下不了决心，似乎在一杆天平上扬的一侧加码，以求平衡，又想到了周紫玉每次来宿舍找白云飞时那种说不清的心境，想到了父母常常表现的神情和弟弟小林，想到了自己今后的前程。

大林的心情仍在烦乱、犹豫，一只求偶的狗向他走来。

他认得这是胡队长家的狗，叫大黄。它不咬他，在距他几米



远的地方蹲下来，打量这位认识不久的朋友。

都说狗通人性，其实也许是人通狗性，否则狗为什么是许多人的宠物？而人又是狗赖以显示威猛和温驯的对象。狗有思维，在有些时候比人还独到，现在，大黄求偶不成，便怨恨胡队长在执行上级打狗命令时为什么不像留下自己一样为它留下一个狗妻子或者狗情妇！它希望这位城里来的人能理解它此时闹春的心，因为它知道城里人比碌碡湾的人聪明开化得多，肯定善解狗意，便闷声闷气地冲他吼叫，向他诉说自己的孤独、渴望和委屈。

大林熟悉大黄，也很喜欢大黄，无奈手头没有让大黄可以摇晃尾巴的赐物及耍逗它的心情，便“啾啾”地要把它撵走。这种冷遇使大黄突然明白，此时这位城里来的青年人肯定也有自己的心事，要么为什么像自己一样独自跑到这里来呢？想着，便扬起它那比人灵敏得多的鼻子，嗅到一种肉香，它即刻决定要现实一点，不该再有这样天真、无益于实惠的幻想，应该改变想得而得不到的追求，它向飘来香味的大车店跑去。

大林扭头去望大黄，他似乎也理解此时的大黄，大黄在他面前就蹲了那么一会儿，吼叫了几声，然后就果断地决定了自己新的追求和行动，人怎么也应比狗强，于是他沿着方才的思路去追溯古人，论证自己的设想以便决策行动。古有大义灭亲者，也有为争权夺位而兄弟残杀的，三国曹氏兄弟煮豆燃萁，大唐李氏兄弟玄武门厮杀，都是胜者为王，写历史的人都不顾及什么亲情道德，在他们笔下胜者是英雄败者为贼寇。他的思绪又转回现实，如果把这本日记上交，白云飞至少要被撤掉现在担任的职务，那么必须要有一个替代他，他相信自己的能力，在举报过程中经过努力，这个人就应该是自己。至于白云飞的后果，他也做了分

析,这种问题不是一般问题,反对和攻击林彪就是反对毛主席,足以判处重刑,但是,凭白云飞的家庭身世,上级的处理结果应该是轻重适度的。

他挺起胸脯,自语道:“不要怪我不讲同学情谊……”

不知是风吹的还是内心的激动,他两颊通红,朝小林的宿舍走去。

大林走进小林和其他三位知青伙伴的房东孙大娘家里,孙大娘和儿媳正手忙脚乱地从刚过两岁的孙子小宝嘴里往外抠东西,见大林来了,急切地说:“这孩子炕上捡颗豆子吃了,卡在嗓子里,他爹大会战去了不在家,这可咋办?”

大林问:“小林他们呢?”

孙大娘说:“吃过饭就出去了。”

大林低头看小宝,只见憋得满脸青紫,呼吸困难。他眼前一亮,认为这又是一个天赐的机遇,古人云:天降大任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这是插队前夕,刚刚恢复教学工作的班主任老师在送别那一课上引用的一段古文,他现在似乎理解了此话的含义:要实现某种目的,应有付出。他决定要付出最大的代价去抢救小宝,绝不能错过这个能够公开自我表现的机会,便说:“很危险,要去医院。你们马上给孩子穿好衣服,套上驴车,我到小林屋子里取点东西,然后和你们一起去公社卫生院。”

大林熟悉小林的住处,他找到一本信笺,拿出钢笔写道:

尊敬的县委领导:

我是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革命知识青年,现举报一个反对和攻击林副主席、思想极端



反动的人,他叫白云飞,是碌碡湾五队的知青,现将证据(一个日记本,见第19页至27页)寄给上级领导。但我有个请求,请领导考虑举报人的影响和安全,为举报人(我)保密,不要公开举报人的姓名。

三湾公社碌碡湾五队知青李大林

1971年3月18日

写毕,夹在日记本的第一页,装进一个大信封里,又写好收信人的地址,用糨糊封好,顺手找出小林平时用的一个挎包,装进去挎在肩上。他准备借给小宝看病的机会到公社邮电所寄出去。

驴车早已准备停当,孙大娘抱着小宝从屋里走了出来,大林说声走,三人便一起上车。赶巧小林和几个伙伴回来了,也要陪同孙大娘一起去卫生院。大林说驴车超载,只让小林和另外一个瘦小的知青徐杰上车。

小宝的气管里卡进一颗黄豆,情势很危险,卫生院值班的大夫看后处置不了,大林把身上带的钱全部掏出来,让大夫想办法。大夫说钱是小事,我们真的处置不了,要去县医院,并要快点去,否则这孩子有生命危险。孙大娘急得直哭。大林毫不犹豫地决定去县医院,安慰说:“大娘不要着急,我们现在到公路上截汽车。”

孙大娘点头道:“那就快点吧!”

大林、小林和徐杰在通往龙山口的公路上站了大约二十分钟,有辆卡车开来,三人同时摆手,司机刹车,大林向司机说明情况,司机大度地一口应允。

驾驶室里只能乘坐两个人,孙大娘求大林和儿媳一起去县

城，因为儿媳自小没出过远门。大林说：“您不说我也要陪着去的。”

开车前，大林把小林叫到一边，把肩上的挎包摘下来交给小林，嘱咐他现在就去邮电所，把挎包里的邮件寄出去。

2

周紫玉有刚柔并具的天性，插队几个月的实践证明，在校时当着大林等人的面儿和白云飞说的话绝非儿戏。

她和天宝不同，有简单的却是真打实凿的医护技术，在一起插队的二十多名同学中，只有她带了一只红十字药箱，里边装了许多医治常见病的丸散膏丹。她妈是县医院出色的护士，从小就希望她将来能成为一名医生。她不辜负妈妈的希望，对医学确实很感兴趣，插队以来，她曾凭自己平时积累的点滴医护知识十分卖力地为同学为村民看病、送药，她的理想是当一名救死扶伤的大夫。仅此一点，她就赢得同学和村民的好感，白云飞说她不仅不比男生差，而且强过男生。

她从插队的第一天就十分关心三湾的医疗状况，经过了解，她觉得碌碡湾缺医少药，因此，实现理想的心情更加迫切，但是，要到公社卫生院去工作恐怕不那么容易，因为卫生院的工作人员属于吃官粮阶层。到大队的合作医疗站当一名赤脚医生倒极有可能。这种想法成为一种动力，不仅在劳动中努力表现自己，她还有意接触了合作医疗站的赤脚医生张耀先和赵大姐。通过接触，她觉得他们虽然医术不高，但为人不错，待人很热情，因此她准备多和他们接触，尽早向他们透露自己的想法，如果他们能在大队领导面前说几句话，推荐一下，这一理想可能很快就会变